

我爱你，所以，我要杀了你。

Salome

七重纱舞



世纪文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Satome

七重纱舞

[王伯爵 / 著]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重纱舞/E 伯爵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
2014

ISBN 978 - 7 - 208 - 12234 - 5

I. ①七… II. ①E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7611 号

出品人 邵 敏
责任编辑 卢 茗 施玉环
装帧设计 第 7 印象



七重纱舞

E 伯爵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

插 页 1

字 数 211,000
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 S B N 978 - 7 - 208 - 12234 - 5 / 1 • 1246

定 价 30.00 元

当真实融入悬疑 ——《七重纱舞》代序

在两名同事正在缝合尸体的时候，我坐在解剖室的更衣间里，看完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。

突然间，我幻想自己变成了书中的男主，突破重重迷雾，拨云见日，最终亲吻到了真相。就像很多悬疑迷们羡慕我可以直接参与破案一样，我也崇拜着小说中那个可以每天历经艰险曲折，为探寻真相呕心沥血的主人公。

直到停尸房铁门的碰撞声，才把我从幻想中拉回了现实。原来我不是那个英俊硬朗的刑警，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医。

悬疑小说，总是离不开警察；而重口味的悬疑小说，离不开法医。无论说的是警察还是法医，一本优秀的悬疑小说，并不是看写得有多血腥多残忍，而是离不开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还有真实、科学的知识点。作为一名作者，我相信悬疑迷们更看重的，是“真实”和“科学”。

为了情节的需要，作家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着主人公越过科学的红线，为所欲为。这并不奇怪，很多悬疑小说都是这样，以至于那些科学并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经不是难题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会有那么多民间福尔摩斯的存在。

本着崇尚科学、求真务实的理念，我推荐过几本小说。然而为小说作序，这是第一次。为什么我会为此书作序？因为，这部小说的作者，是我在某本科学杂志上连载专栏的编辑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对这本小说的真实性和科学性，已了然如胸了吧。

接到作序的邀请后，我就开始认认真真地读起了这本书。在床上、勘查车上、现场旁边还有解剖室，一有空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，打开《七重纱舞》的文档。请注意，我说的是“情不自禁”。

看完这部小说后，作序对我来说，已经不是被动，而是冲动。

我不知道怎么用这寥寥数百字去夸赞这部小说，或者表达我的敬意。只能说：作为一个作者，我为有这样的专栏编辑而感到骄傲；作为一个刑侦实战人员，我为有这样的一部悬疑小说而感到欣慰。

我相信，《七重纱舞》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精彩。

秦明

2014年初春于合肥

秦明，主检法医师。畅销小说《尸语者》系列作者。

目

录

- 代序：
004 当真实融入悬疑——秦明
- CHAPTER 1
001 我终于吻到你的唇了
- CHAPTER 2
013 施洗者约翰的头颅
- CHAPTER 3
027 特别的专家
- CHAPTER 4
040 牛骨十字架
- CHAPTER 5
052 坚贞者协会
- CHAPTER 6
066 匿名者
- CHAPTER 7
079 塑料袋中的腐尸
- CHAPTER 8
093 断头耶稣
- CHAPTER 9
106 FBI女探员
- CHAPTER 10
118 小水手
- CHAPTER 11
131 惊悚的“礼物”

- CHAPTER 12
143 莎乐美需要忏悔吗
- CHAPTER 13
157 教堂割喉
- CHAPTER 14
170 第四名受害者
- CHAPTER 15
182 不想怀疑的人
- CHAPTER 16
194 沉重的过往
- CHAPTER 17
208 抽丝剥茧
- CHAPTER 18
219 揭开真相的面纱
- CHAPTER 19
230 沉重的“父亲”
- CHAPTER 20
242 “莎乐美”的谢幕
- CHAPTER 21
256 尾声
- 后记：
263 每本书都是一次不可复制的旅程

CHAPTER 1

我终于吻到你的唇了

这几天纽约一直在下雨，湿淋淋的一切让人觉得很厌烦。在该死的天气杜绝了进行任何户外运动的可能之后，阿莱克斯·李非常沮丧地待在家里，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自己这难得的三天假期。

其实早在一个月前，他就已经想好要趁这机会带儿子去中央公园玩滑板，然后再和他去牙买加湾野生动物保护区看看。但是这场连绵不断的大雨搅乱了他的计划，他还记得昨天晚上自己跟前妻通电话时的情形。

“不行，阿莱克斯，我很抱歉。”芬妮·波顿用生硬的口气对他说，“我不能让丹尼尔到你那里去，现在这天气不适合外出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玩儿，芬妮。”阿莱克斯耐心地劝说道，“你看，我可以和丹尼尔在家里下棋，我们还可以去室内游乐场——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但这只是你临时想起来的活动。丹尼尔才五岁，难道你不认为他需要一个充实的、安排周密的假期？这样毫无计划的行动是绝对不行的，这不安全。”

“听着，芬妮，我可以保证丹尼尔在我这里会很快乐。我是一个警察，

我绝对保护得了自己的儿子。”

“这跟你的职业无关，阿莱克斯。换个时间吧，圣诞节过后怎么样？”

“芬妮，法庭并没有剥夺我的探视权吧？我已经有两个月没见过丹尼尔了……”

电话里的女声顿了一下，接着依旧非常平板地回答：“你会见到他的，阿莱克斯，不过不是这个时候。很抱歉，我得挂电话了……”

实际上，阿莱克斯·李非常明白前妻只是在找借口阻拦儿子和自己见面，即使在他们离婚时法庭不顾芬妮的反对，坚持让他平均半年有十五次探视儿子的机会，但这个固执的女人还是用尽一切办法把探视的次数削减到最低。

这个倒霉的父亲从床头拿起准备送给儿子的巧克力夹心糖和棒球帽，又悻悻地放下了，然后慢吞吞地从床上爬起来，走进盥洗间打理自己。从小壁橱中取出牙膏后，他对面的镜子里映出一个非常俊秀的男人——

阿莱克斯·李的外表混合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征，柔顺的黑发因为没有发胶的固定而垂在额头上，脸部轮廓分明却不显得生硬；他的眼睛深邃迷人，是一种接近于黑色的墨蓝，这让他看上去充满了神秘的东方魅力；他的身材在白人看来算是矮的，体形也很瘦削，但并不单薄，漂亮的肌肉附着在匀称的骨架上，好像一件艺术品。

这副出色的相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身体里一半的中国血统。

他的父亲三十五年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，然后娶了他那位传统天主教

家庭出身的母亲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阿莱克斯对性一直是保持着冷淡的态度，可惜他渐渐地发现那并不是冷淡，而是产生了“偏差”。为此他费尽心机地掩饰到大学，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而当了警察，甚至结婚、生孩子，可惜欲望这个东西不是他能控制的。

他对妻子毫无“性致”，两人的关系在儿子出生后降到了冰点。两年前芬妮终于忍无可忍地带着三岁的丹尼尔和他离了婚；更糟糕的是，远在新泽西的父母为此不愿意原谅他，他有些绝望地认为，或许自己费力掩饰的一切都已经被父母觉察……

阿莱克斯·李刮去胡茬子，然后用凉水冲净泡沫。他的精神好了很多，似乎已经明白自己注定得在圣诞节过后才能见到儿子了。他强压下向法庭投诉芬妮的念头，然后灌了杯咖啡，揣上枪，准备去打靶场。或许是因为愧对那个曾经是他妻子的女人，他总是下意识地把对她的不满用各种方式转移掉。

阿莱克斯并不喜欢打伞，如果不是那种可以把他浇成落汤鸡的大雨，他总是穿上套头衫，慢跑到自己要去的地方。

虽然是初秋，但是气温降了不少，地面上湿漉漉的，有很多积水。当他跑过老旧的街区时，看到几个流浪汉躲在汽油桶旁边烤食物，铁丝网后面的简易篮球场上空荡荡的，以往那些爱玩的孩子都乖乖地待在家里，只有一些老妇人抱着从超级市场里买来的东西慢吞吞地走过。地下蒸汽管道

冒出的白烟偶尔飘到阿莱克斯的脸上，他感觉到自己皮肤表面有一层冰冷的东西，但分辨不出是雨还是汗水。

“莫非糟糕的天气真有这么大影响？”他面色阴沉地想到，“一下雨每个人都会变成冬眠的熊？”

转过无数个街角后，他从警察局的车库来到地下打靶场，脱下湿漉漉的帽子甩了甩头。一个体重超标的男人在弹药保管室的窗口冲他挥手：“嘿，阿莱克斯。”

“你好，乔治。”

“我听说你在休假。”

“哦，我正准备申请改到年底。”阿莱克斯把手肘撑在窗口，“给我二十发子弹吧。”

“你练习得太勤了，伙计。”胖得像河马一样的男人很快把子弹排出来，“现在整个警察局有谁的枪法能比你更好，为什么不让自己轻松点儿？”

黑头发的男人接过装子弹的匣子：“我的自由搏击可不行，所以我必须在嫌疑犯挥拳头之前就让他们趴下。”

乔治笑了起来，突然又神秘地朝他倾过身子：“我说，神枪手，我跟你赌一个火腿汉堡：你如果这个时候去销假，老鲍勃一定会高兴得请你喝上几杯。”

阿莱克斯挑高好看的眉毛，望着他。

乔治摩挲着米奇老鼠形状的马克杯，神秘兮兮地朝上面抬抬下巴：“去了你就知道了，然后给我带一个特大号的午餐下来，别忘了我喜欢撒芥末的。”

阿莱克斯苦笑着摇摇头：“乔治，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应该减肥了吗？”

“至少今天不行！”

黑头发的男人来到一个靶位面前，戴上隔音耳罩，不慌不忙地消耗掉了那二十发子弹，然后电子记录器上报出三个八环、七个九环和十个十环的成绩。看着那几乎被打成了一个空心的靶子，他愉快地舒了一口气，然后上楼去找他的老上司鲍勃·威尔逊。

作为一个黑人，老鲍勃的皮肤其实已经算是很白的了，有点接近于波多黎各人的样子。一身过剩的脂肪让他那五十岁的脸上也难找到什么皱纹。听说他年轻时是非常杰出的特警，不过自从分管凶杀案以后，他结实的身体就在妻子的照顾下开始发胖，直到变得像个气球。

阿莱克斯·李向那些打招呼的同事笑着点点头，然后敲开了老鲍勃的办公室。当他看见上司黄豆似的小眼睛突然睁得很大，然后咧开了肥厚的嘴唇时，他意识到自己的口袋里刚好有够买一个火腿汉堡的钱。

“阿莱克斯，真高兴见到你。”老鲍勃困难地从办公桌后面把身体移出来，呵呵大笑，“我以为你还在休假！丹尼尔好吗？”

黑头发的男人自嘲地一笑：“我想换个时间接他过来。鲍勃，或许你愿意把我的假期调整到年底，我想带丹尼尔到远一点儿的地方玩。”

老督察愣了一下，随即拍拍阿莱克斯的肩：“当然，这完全可以。圣诞节过后怎么样，多玩一个星期，你们可以去加利福尼亚。”

“谢谢，鲍勃，你是个好人。”

“哦，别说那么快，孩子。你还得做点事呢……”他的上司眨眨眼睛，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文件，“这是昨天刚报上来的案子，我希望你能接手。”

阿莱克斯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可是本还在医院，他断着一条腿可没办法跟我合作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给你指派了一个临时搭档。”老鲍勃走到门边做了个手势，一个中等个子的灰眼睛青年走进来，他向阿莱克斯介绍道：“这是比利·怀特，刚刚毕业半年，从堪萨斯调过来的。比利，这是阿莱克斯，他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，还是我们这儿难得的神枪手。我想你们一定会合作愉快，对不对，小伙子们？”

“您好，长官！”长着娃娃脸的青年热情地跟阿莱克斯握手，“很高兴认识您。”

“你好。”黑头发的男人站起来，飞快地瞪了老鲍勃一眼。

他的上司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两下，又把粗壮的身体移回办公桌后面：“阿莱克斯，我想你或许可以先看看这些材料。晚上我请你喝一杯怎么样，就去‘蓝柏树’，老地方。”

“好啊，不过我得先回去换衣服。啊，怀特警官——”阿莱克斯转向

旁边的年轻人。

“比利，叫我比利吧，长官。”

“好的，比利，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？”

“非常乐意，长官。”这个青年热切地点了点头，于是阿莱克斯把文件收好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几个硬币。

“请帮我买一个特大号的火腿汉堡送给弹药保管室的乔治。”他把硬币放在那青年手上，然后在两道愕然的目光中一本正经地补充，“记住，要撒芥末的。”

“蓝柏树”酒吧并不大，装修也一般，但老板有一手特别的调酒技巧，所以鲍勃·威尔逊很喜欢来这里。他总是爱坐在离舞台最近的座位上，眯着眼睛听那个漂亮的黑女人翻唱爵士老歌，特别是雷·查尔斯^①的，总带着一股别样的风情。

今天老鲍勃照例点了两杯鸡尾酒，然后跟阿莱克斯一起坐在固定的位置上，不过他没心情听音乐，只是用胡萝卜一样的指头敲打着摊在桌子上的照片。

“看，阿莱克斯，”他叹了口气，“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欢迎你销假了吧。”

① 雷·查尔斯（Ray Charles），美国灵魂音乐家，钢琴演奏家。

黑色头发的男人习惯性地挑着眉毛：“是的，谋杀，又一个变态的疯子。”

“昨天比利去了现场，他可是第一次见到那种情形，吐得一塌糊涂。”

阿莱克斯非常理解那个年轻人，因为他今天下午看到现场照片的时候也吓了一跳：死者是个年轻的白种男性，面目英俊，身材完美，如果他的头还长在原来的位置，相信会让很多女人着迷。不过遗憾的是，照片上他脑袋和身体的距离足有十英尺远，鲜血从断掉的脖子中喷出来，然后凝结成黑色。血肉模糊的头颅放在一个银色的金属盘子里，而赤裸的躯干被摆成了基督受难一样的姿势。整个房间里全是血，柜子上、窗帘上、桌子上、沙发上……到处都是，而盛头颅的盘子则放在床头，一句清晰的话被写在对面的墙上——

我终于吻到你的唇了。

阿莱克斯有些厌恶地把视线移开，他庆幸今天喝的不是红葡萄酒。

“尸体是在一个廉价旅馆的地下室里发现的。”老鲍勃拨弄着那些照片，说道，“大概死了两天，因为气温比较低，还没有发臭。如果服务员是每天按时清扫房间，或许还能发现得早点儿。”

“我想今后没人愿意再租这个地方，他们永远都不用打扫了。”阿莱克斯笑了笑，随意拿起照片，问道，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“CSI^① 的报告还没有全部出来，纤维分析这些都得等到后天了。不过从现场初步采集到的东西来看，好像没有第二个人存在过，指纹、脚印、毛发……什么都没有！”

“这不可能，除非凶手是幽灵。”

“那样更好，我们可以把案子转给教堂，神甫们一定会乐意驱魔的。”他的上司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，烦恼地说，“现在我的手上还有五桩无头案，我宁愿那该死的家伙真的是魔鬼，这样至少不在我管辖的范畴内！”

阿莱克斯同情地看着鲍勃，放低了声音安慰道：“纽约犯罪率最高的1990年，一共发生2235宗杀人案子，而去年只有570起，这已经是最好的时代了。放轻松点儿，鲍勃，你和我已经为市长大人的政绩加了不少分，市民也挺满意的！毫无疑问，这次我们同样可以很快逮到那个混蛋，尽管他看起来有点狡猾。”黑头发的男人把照片都收了起来，“我明天叫上比利，先去一趟现场。”

肥胖的黑人感激地冲他点点头：“谢谢，伙计，有你和他一起干我很放心。”

阿莱克斯和老鲍勃碰了杯，拿着材料准备离开，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样用缎带包好的东西递过去：“送给安吉拉的。”

“哦？”老探长意外地接了过来，“是什么？”

① CSI，全称为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，即犯罪现场调查科，是由对犯罪现场的指纹、毛发、血迹等客观实物，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材料分析的刑侦专业人士组成。